



责任编辑：程海莉
电话：3186761

◎时培建

情怀：大平原的宣言或者回声



特约编辑简介

时培建，1987年生，滨州市作协副秘书长、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作品见《中国作家》《北京文学》《星星》《延河》《读诗》《百家评论》《山东文学》等重点文学期刊、年度选本 and 全国统编教材。曾获杜甫国际诗歌奖、万松浦文学奖等，入围第17届华文青年诗人奖。2018年，获山东省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扶持。

◎孙光利

无常书(组诗)

别离书

聚散总无常 人生都是些小别离
彼此的约定也未必能守得住
因此 有些话 还是不说的好
你挥了挥手 就潇洒而决绝地去了
我干吗还在这里傻傻地站着
当我回转身影时 却总觉得
你就在左右 笑语浅愁宛如昨

相思书

时序经年 总不见你的只字片言
我这里的寂寞与悲苦已不堪言
春水解冻 小树已有绿意
我走了很远 你去了很久
临别的约定原来是这般经不起推敲
我是一个不会放声痛哭的人
却也止不得泪水涌出相思的眼睛

病中吟

春天很深 春天很冷
我的咳嗽来得没由来
黑加白 白加黑 我黑白服用
此刻 我听不到虫鸣 我看不见雁归
只身单薄卧病在床
窗外细雨 滴滴答答
夜深孤苦伶仃 像极了某一句戏词

◎李红云

诗词四首

无花果

佳果连绵绿渐黄，问君花季在何方。
悄言不忌蜂儿苦，直把蕊丝怀里藏。

荷之思

青荷池畔忆秋风，应叹离情岁岁同。
倘使此花开不败，诗思料是有无中。

清平乐·先烈吴洪英像前有思

金莲归去，笑傲腥风雨。莫道香魂无觅处，玉节清流寒露。
茅荷揉碎谁知，唏嘘水先题。渤海老区女杰，英名堪与天齐。
注：金莲，吴洪英烈士的小名。

更漏子·秦皇河公园印象

彩风车，秀水闸，荷韵梅情齐纳。斑叶董，郁金香，锦湖云影长。
高廓映，大黄鸭，游客明眸忘眨。心欲醉，日西斜，鸬鹚催返家。

◎孟令新

蝼蚁

借月光，漂白自己的一生
慢行，或者急行
总是不能背叛自己的爬行原则
用日光之浴，来温暖我的坚持与不舍
触须探听风和雨。没有耳朵的心
此刻很柔软。一只蝼蚁在疲于奔命
和命运交好，也在命运里卑微

借勤劳之手，在勤劳里
秀着自己的影子
也让勤劳搭起每一个
黎明和黄昏……

我就是一只蝼蚁
来来去去，没有人打听过我
我的名字

这是我难忘的一幕：5月10日，许烟华代表“大平原”特约编辑团队，在滨州日报的十楼会议室，领到了“滨州日报·滨州网优质内容生产优秀组织奖”的金黄色奖牌。当时，我在台下，使劲鼓掌……此时夜已深，滨州网上“大平原”获奖的情景又重现眼前。奖牌虽小，但它所连接的大平原，却是那么辽阔无际，一年里，“大平原”推送优秀诗文900篇首……我知道，我和其他特约编辑一样，和聚集在“大平原”文学平台上的300多名文友一样，根系、枝叶和果实，已紧密和大平原相关联。书房的灯光和奖牌一样的金黄，我悄悄来到阳台，望向窗外……

鲁北大地上，光阴葳蕤，静谧无限，我身着盛夏，正在走向无限。喜欢在深夜改稿。一个人静默，已不习惯用口来表达内心，又经常有所顾忌，怕给文学以无形的枷锁。我坚信，好的文章具有让时光重现、让万物复活并再度生长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也将无限拓宽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空间。

文学需要较真儿，更是一场苦恋。再次轮值特约编辑，我习惯了为每一次文章的发布做“编辑手札”，也正像我们所期待的，很多作者在文章立意、构思上下了功夫，作品的思想艺术性大有提升。也对！这就是文学的腔调。

福柯说：“在西方，从马拉美开始，写作就拥有了神圣的维度”。这个月我精选了11位作者的诗文，每一篇都不忍割舍。孙光利是一位渐入佳境的诗写者，诗歌具有天然的野生性，每次创作都能运用“无常”的手法表现归真的感受；陈东的随笔加入了散文化的元素，观察入微贴入肌理，保证对生活更有价值的介入，而这种介入，让他的文字更有生命力；孟令新，同时给了滨州和青岛一个诗歌的惊喜，从建筑工地上打磨出每一个字，从零工生活里锻造出每一首诗，不喧哗，自有声，他让“生存”成为一种“现实美学”；马继红为读者勾勒出一幅峻美的樱花山水图，情感细腻，笔尖留情，用樱花盛开提炼一种暖，暖开四季和更深的思绪，既是山河，便是脊梁；张建，富有青春活力，从文本到经历再回归文本，他的诗慢慢成熟

起来，仿佛一位年轻诗人走着走着，忽然奔跑起来；赵梅红用游历的手法铺开一幅蓑衣樊画卷，语言娓娓道来，笔墨浓淡相宜，细节处理不失雅致，题为“回归”，既是写作的，又是生命的；再忙的务工生活也藏不住李文兴那颗火热的诗心，又注定为他磨砺出好作品，《父亲的小院》是抒情诗，情感把控得当，将母亲的离情轻言带过，为余生那扇“虚掩的门”留下铺垫和注脚；王冬良擅长把自己放进文本中，以现实主义手法表达对拆迁村庄的思考，尤其将“老屋轰然坍塌”化作一声沉闷的叹息，一首诗活了，我把这种感觉叫做“抵达”；父亲的离世似乎给了孙建花的诗一种坚硬的法器，是石头，是碑刻，以硬碰硬，却满满的都是心软，软到连父亲名字的最后一道笔画都不舍刻完；王永彪是诗歌“幸运儿”，源于他始终不变的写作激情，他又是个不羁的人，内心狂野，诗歌嬗变，思维和修辞方式不断挑战和创新；难得的一篇评论文章出自张永军之手，从历史批评的维度表现文化的深思和内涵，以明亡来写传承，诗文

相知，表达对人性艺术的哲学思考。“写作，既是在不断地唤醒自己，也是在触碰无穷的他者之心”。作为写作者，由心入脑，再从脑到手，这两段路程既短暂又漫长，只有真正的高手才能将它打通为一条坦途。我们必须承认，题材、视野、深度、语言，依然是困扰本土作者写作的局限，而对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理解不够到位，也同样让我们领受到一份需要正视的教训：“日记体”“流水账”“鸡汤文”“口水诗”，依然严峻地考验着作家的抵抗力 and 免疫力，要想突破和超越，需要时间和努力，我们应该慢下来，坚持阅读和思考，积累和沉淀丰厚的文学感知、美学修养和哲学思维，再用文本将这种复杂关系呈现给世界。文学也同样需要工匠精神，需要深挖、打磨和锻造，所以，我始终会把我以及我们定义为爱琢磨、好奇心很强的文学学徒，这不是谦卑，是本分。

“学会在黑暗中看，分辨快乐与快乐”。写下此文已是夜深之后，东南风吹满大平原，田野上，盛开的月光簇拥着绿叶碰撞出扑簌的声响，

在醉人的春天怀抱里。其实，我觉得尘世间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像樱花树一样。努力生活，让自己的生命之花开得绚烂夺目。就像樱花山的建设者，他们十几年来筑湖蓄水、植树造林，勤恳耕耘，把几千亩荒山打造成了优美的生态园林。颜景江先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是一名大地画家，荒山是宣纸，大小挖掘机是我的画笔，我要让荒山变绿，让山石成景，借天然之势建一座北方的大园林，留一幅山水画卷在人间，一笔一笔用心去雕琢，一步一步尽力完成心中的梦想。”樱花山的建设者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实现了恢复生态、造福社会的梦想！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尽情诠释了努力释放生命最大的能量，诠释了以自己生命之花灿烂开放的价值，他们用自己朴实生命，为世界带来芬芳。

胜日寻芳樱花山，一路上看不尽的繁花美景，赏不够的绿水青山。及至登上山顶，举目四望。到处花繁叶茂，苍翠欲滴，色彩缤纷，春意盎然，还有点缀在秀丽山水间的几汪清泉，若明珠，似碧玉。在樱花山，云与天相应成画，风与月相印为诗，山与树融为一体，花与叶交相辉映，一切都相得益彰。身放闲处，心在静中，青山绿水，人水和谐，这一幅幅优美的图画在眼前连绵不绝，令人仿佛置身于春风十里

的明媚江南……

情满樱花山

“染井吉野”，两边樱花次第开放，繁花满树，粉白相间，热情奔放。中间夹杂着一树树的玉兰，蓝天白云下，硕大的玉兰花瓣，灼灼芳华。放眼眺望，远山含黛，樱朵灿灿，如梦似幻。此情此景，犹如进入人间仙境，大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从三月底开始，早樱、晚樱相继开放，一直持续到四月底。晚樱盛开之时，也是早樱落英缤纷之际，花瓣雨飘飘洒洒，美不胜收，令人心旷神怡。樱花的生命很短暂，盛开之时，团团锦簇，热烈灿烂；但几天之后，阵风吹过，樱花就会如雪花般静静飘落。至花期末，樱树常会在一夜之间花落净尽。这种凋落方式如此干脆决绝，且落樱宁静素洁、不污不染，显得异常凄美。纵然你不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也会被这唯美的景象所感染，沉迷陶醉。樱花蒂嫩，只需轻轻一搦，花瓣就会纷纷如白雪，古人说“樱花七日风吹雪”，真是贴切之极。一朵樱花从盛开到凋零，不过七日。这种美迅忽而生，刹那芳华。短短七日，开尽嫣然。很多爱樱之人，爱樱花转瞬即逝的美，那是用生命绽放出的璀璨。这种美因去来迅速，从而使人回味悠长。见此情景，我不禁口占一绝：“底事满山飞落红，樱花山上露华浓。诗心已共芳心去，一寸相思诉不成。”

而此时晚樱正开得饱满而秀美，红如霞，白如玉，层层叠叠，挨挨挤挤，满眼的繁华无限。晚樱枝上的樱花瓣，宛如古代仕女的千重裙裾般含蓄折叠，迎风微笑，雪白里透着浅粉，淡粉中透着红晕。那一片盛开的晚樱灿烂明媚，沐浴

叫九顶雪花山。当年，由于老百姓在山脚下采石挖沙，形成了许多大小不一的沙坑。由于过度砍伐，山体贫瘠荒凉，岩石裸露，树木稀疏，荆棘丛生，整座山伤痕累累，疮痍满目……后来，企业家颜景江先生耗费十余年时间倾力打造，才形成了今天的山水景观。

樱花山风景区占地约三千六百亩，精心打造了五湖两溪水系、樱花大道、十八弯珍稀植物、西汉烽火古道、漫山秋日红叶等五大核心景区。点缀着翠岛、天池、神仙洞、虎伏洞等三十多个亮丽景点；遍植樱花、玉兰、枫树、水杉等八十余种珍稀植物。仿佛一夜之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一下子成了滨州、淄博乃至山东人的最爱，吸引了无数游人前来踏青赏樱，成为春季里一处火爆的旅游景点。

樱花山风景区以万株樱花令人惊艳。樱花主要集中在梦幻壮观、无与伦比的樱花大道两侧。沿十里樱花大道，最先盛开的是早樱

在醉人的春天怀抱里。其实，我觉得尘世间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像樱花树一样。努力生活，让自己的生命之花开得绚烂夺目。就像樱花山的建设者，他们十几年来筑湖蓄水、植树造林，勤恳耕耘，把几千亩荒山打造成了优美的生态园林。颜景江先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是一名大地画家，荒山是宣纸，大小挖掘机是我的画笔，我要让荒山变绿，让山石成景，借天然之势建一座北方的大园林，留一幅山水画卷在人间，一笔一笔用心去雕琢，一步一步尽力完成心中的梦想。”樱花山的建设者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实现了恢复生态、造福社会的梦想！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尽情诠释了努力释放生命最大的能量，诠释了以自己生命之花灿烂开放的价值，他们用自己朴实生命，为世界带来芬芳。

胜日寻芳樱花山，一路上看不尽的繁花美景，赏不够的绿水青山。及至登上山顶，举目四望。到处花繁叶茂，苍翠欲滴，色彩缤纷，春意盎然，还有点缀在秀丽山水间的几汪清泉，若明珠，似碧玉。在樱花山，云与天相应成画，风与月相印为诗，山与树融为一体，花与叶交相辉映，一切都相得益彰。身放闲处，心在静中，青山绿水，人水和谐，这一幅幅优美的图画在眼前连绵不绝，令人仿佛置身于春风十里

的明媚江南……

今日的樱花山，山水掩映，花木葱茏，如诗如画，真正是春来樱花烂漫，夏到林木苍苍，秋至万山红遍，冬临绿意盎然。樱花山从荒山野岭变成花果满山，时刻在告诉我们，有梦想，有精神，就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

那一片盛开的晚樱灿烂明媚，沐浴

◎马继红

◎孙建花

石之泪(外一首)

此刻，我站在父亲墓碑前
——题记

挺直腰杆走过这一生，就像
挺拔的大树。用血汗浇灌的
四棵幼苗，已成栋梁
不因石头的磨砺而消殒
却因耗尽生命而枯萎

父亲是一条汉子，坚硬无比
几十年，宁可流汗，绝不流泪
而七十三岁，还算年轻
借天然之势建一座北方的大园林，
留一幅山水画卷在人间，一笔一笔
用心去雕琢，一步一步尽力完成
心中的梦想。”樱花山的建设者用
他们的实际行动，实现了恢复生态、
造福社会的梦想！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尽情诠释了努力释放生命最大
的能量，诠释了以自己生命之花灿
烂开放的价值，他们用自己朴实的
生命，为世界带来芬芳。

你走后，我喜欢抚摸石头
总在凌晨，总在渗出水珠之后

石有风

是不是，只有睡去
才能站立成一座丰碑

石头怎会是您的质地
音容笑貌，还那么鲜活

跪地，抚摸这站立的姓氏
纹理杂乱，风对我窃窃私语

石质的重咳耳边响起，略硬
像一把刻刀，在我心上
抠出你姓名的最后一道笔画

◎王永彪

题在那些往事之外

不得不承认，眩晕来得不是时候
正在梳理睡眠之外的人，有些
狼狽

面对枯黄的落日，心有些游离
凝视被彩云溅起的泪花，孤单的
如同那只独自飞翔的单翅鸟

故乡的灯亮了，亮得深有喻义
在鄙视喧闹落尘的落寞，抑或
舞起萦绕的石榴花
香味是从门缝里挤出来的
就像我，被生活挤压得或是扁的

白发依稀鬓鬓，波澜不惊
暗自对每一个十年结绳记事
那么多结扣都牢牢拴住往事和
感动

白云聚了又散，每一次相逢就下
一场雨
撑伞的人已经走了，遗下
深浅不一的故事飘荡在风中

扶着影子，小心翼翼地走
紧随长短参差的梦，把夜空装扮
得深情无比

两颗星永远不能靠近
隔河相望，一眼尽尽飘零
空中这神话演绎悱恻
缠绵揪疼距离

把自己抛入世外，桃动了佛心
拜谒胸中的稻草，稳住山水，
稳住枯萎将至的魂灵

寻找草原的莎漠

◎陈东

天，文友们纷纷在圈里晒老莎在剧组时留下的照片，古铜色的皮肤、沟壑般的皱纹，还有浮肿的脸庞上随意镶嵌的尴尬微笑——老莎昨晚大概可能，一定又喝多了。他是那种性情中人，豪爽、洒脱、笑容常在。

帮我回忆的还有老徐。擦着一根洋火，帮两位朋友点过烟，移到他那里时，他半躬着身子，费力地吸出一口酒气，将那奄奄一息的火种扑灭。恍惚间，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老徐说十年前我就跟你说过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一次最多给两个人点烟，多了就是不敬。

书斋里尽管开了暖气，刚刚进进出出带了不少的温热。老徐体胖却仍是畏寒的，说一声关上门，怪冷的。其实，门早就关上了。我沉默了几分钟，努力翻看十年前的记忆，大概是有这样的事情，而记忆的碎片里又倒腾出老莎的笑容。那时的他留着胡子，满满的情怀在笑声里，喝多了酒便会把各种温柔碾碎了倒进一杯苦酒中。那时，他、老徐、老魏站在黄河故道的山坡上，被我戏谑地称作“三巨头”。十年后，重逢老

徐，他又提起这事儿，并说，弟弟，你把我忘了。我在心里哭，我忘掉的又何止你一个。连狗日的老莎，我都忘了是谁。

十年，我都丢掉了哪些记忆？

2008年，莎漠在《山东文学》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柳镇逸事》，讲柳镇一个叫刘甲鱼的村里人娶了个风尘女子，招来村里人各种骂名、嫉妒和仇恨。甲鱼备受欺凌，惟有新娶的媳妇疼爱，却又受着村民的百般侮辱。小说字里行间充斥着污浊的乡土气，是邻家的八卦，是邻里的嫉恨，更是一群村里人的臭汗淋漓味道。新农村发展进程中，小人物的百态心理展露无余。而彼时的老莎，仍是我印象里站在土包包上又腰吹牛通的样子，偶尔会叼着烟，冒着呛人嗓门的烟草味道。但说话时，他又是温柔的皱纹拉大了眼珠，补充以各种手语表达的激情澎湃。类似拧干衣服的双手在空中舞动，以表达语言中虚无缥缈的张力；又用十指向下蒙顿的表情，告诉听者故事的转折那么跌宕。总之，他必须用更多的肢体语言表达这更多更大的意义。在他看来，究其一生，就是